

油菜花开

■金春妙

汽车行驶在瑞枫线上，乍暖还寒的早春，满目遒劲干枯的枝丫，萧条委顿的茅草，清冷索然。突然，车窗外闪过明艳的黄色——油菜花。先是一丛丛，一簇簇，一小片的黄温暖着你。越往前驶，越来越多的油菜花涌入眼眶，欣喜，震撼。油菜花黄得无边无际，像天空打翻的颜料瓶，将黄色倾倒在大地，热烈、奔放，如一副艳丽的油画铺展开来，无限延伸。远处高低错落的屋舍，镶嵌在金黄的地毯边。

邂逅油菜花，方知身在春天里。我们靠边停车，欢喜地奔向那一片金色的海洋。小路从油菜花之间蜿蜒而出，有姑娘身在油菜花腹地顾盼生姿，闻花香，映花影，或正面陶醉花海，或背面拥抱蓝天，人面菜花互相辉映，手机、相机留住春光无限美。我的思绪飘过油菜花地，飘向那遼远的记忆深处。

每到正月廿八，伴随着古镇旁边的大寮宗会市，记忆里便铺陈开无边无际灿烂的黄。

在缺少娱乐活动的年代，乡村会市是乡亲们新春最盛大的狂欢。蛰伏一冬的男女老少闻讯而动，人潮从四面八方汇集，像分支的河流，最后归入通往大寮宗的土路上。这是一条极美的土路，土路两旁的田野冬撒草籽，春天绽放一地的金黄。油菜花绵延三四里，及腰高，远远望去，人在油菜花中移动，如同在金色的海洋飘浮。身陷在富贵色的金黄之中，人也变得喜气洋洋。说是会市，更是一场欢乐的郊游。

集市上人头攒动，前胸贴着后背，随着人潮涌动，被挤到了桥头。站在桥头俯视朵朵金黄更觉美不胜收，油菜花的香味充盈着肺腑，香得人有些眩晕。蜜蜂嗡嗡



嗡，彩蝶翩翩，水波粼粼。桥那边是乡村戏台，戏台搭在油菜花地里，浓重的脂粉气掩盖不了油菜花的气息——质朴的土味儿。台上咿咿呀呀，才子佳人缠绵悱恻；台下蜜蜂嗡嗡作响，蝴蝶恋着油菜花。与其说是来看戏的，不如说是来寻花的。流连花丛，没有“前度刘郎今又来”的惆怅，却有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俏皮。蜂蝶撩人面，暗香阵阵来，却原来身处花海之间的感觉是这样的天人合一。那记忆中的风景，是最美的唯一，是无可替代的绝对。

家乡多湿地，得天独厚，水中欣赏油菜花是另一种况味。清明上坟，瑞平塘河上大小船只逡迤。水泥船、舢板、客货轮、油轮争先恐后，在油菜花包围的水域穿梭巡游，惬意快乐。

坐在船上放眼望去，金黄的油菜花犹如漂浮在水面上，在袅袅蒸腾的雾霭中，片片金黄似乎在移动，在变幻，在分离组合，上演着虚幻蜃楼。

高高在岸上的油菜花比船上的人高。平视，满眼皆是翠绿的油菜花秆；仰

视，金黄的一层油菜花仿佛已经融入蓝天。听着船桨搅起的水声，看着微汗、脸色潮红的船夫卖力摇桨，桨起桨落，极富节奏感。

船在窄曲的水道中穿行，船夫紧缩着船只，两船相遇轻擦而过；船在相对比较宽的水道中前行，船夫伸展了身姿，船头犁开了浪花。不时有鹭鸶从油菜花田掠过，盘旋水面，留下一连串儿悦耳的鸟鸣。

油菜花环水绕，看似一样其实不一样。水道曲曲折折，满目翠金黄，泊船上岸，黄花满地香。提着祭品上山祭祖的乡民们，鸟瞰下去，千亩油菜花海一览无余。顺着上山台阶行走，停一层有一幅风景，看一层有一层惊喜，那种裸视的美不带任何遮掩，惊艳了时光。

油菜花年年盛开，只是赏花的人不断变化，从天真儿童到垂垂老者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油菜花期很短，倏忽个把月就过去了。

油菜花的花语很接地气——加油。在这万物复苏的春天，加油向前跑吧！惜春，切莫错过花期。

探寻东元古村

■万锡春

在很久之前就听人说起一个关于桥的故事：从前，在瑞安一个很远很偏僻的山村里，有一条流急涧阔的大溪隔断了村民与外界的沟通，想要出去，村民须绕过这条大溪，得走很长很长的路。于是大家推举村里一位有声望的长者为首事，欲在溪涧上造一座桥。东家捐钱西家认材，结果这座桥造了3次才成功。故事的细节忘了，但锲而不舍的精神给我的印象很深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故事说的是芳庄乡东元村的三成桥。

前不久小学同学聚会，我给同学们讲了这个故事，大家都为之感动，想去看看，一探究竟。次日，我和几位同学驱车直奔东元村。

三成桥已毁 下游重建了一座石桥

东元村党支部书记易建学知道我们的来意后，便带我们去看三成桥。路上他告诉我们，三成桥在民国年间已毁坏，唯有建桥时立的三成桥碑还留在遗址的岩壁上。我们深感遗憾，但还是坚持去遗址看看。

石碑就立在一条小路旁边，清光绪十五年(1889)秋立。碑用青石凿成，八字额，碑不大，大概有70厘米高，50厘米宽。部分碑文已风化模糊不清，碑文内容为建三成桥事由及当地人民助钱款。

三成桥毁坏后，村民又在离三成桥70米处的下游重建了一座石桥，东南西北向，横跨在三十二溪东面源头阔溪上。这是一座单孔半圆石拱桥，桥高10米，长约18米，桥面阔6米，净跨8.05米。拱圈以溪涧两岸的自然岩石为基础发券而成，桥身和自然山体融为一体，自然古朴别有风趣。桥身全部由花岗岩块石和条石砌筑，远远看去，石桥就像一座高大威武的城门。桥面东北侧条石上，楷书阳刻“石成桥”大字，左侧楷书小字竖写“民国壬申二十一年建造”。

由于时日久远，桥身的岩石上长满了黑白绿相间的苔藓，一些不知名的小树扎根石缝，还有一些藤蔓垂挂在圆形的拱顶前，随着微微的山风，轻盈地飘舞着，给静止的石桥赋予动感，使古老的石桥充满了生气活力。

桥面全用不规则的块石铺成，石面大多已被磨出了油光。一部分是由于风雨，大部分由于世世代代的人们从这里经过，人踩马踏的摩擦。

过去石桥两侧有南北和东西走向的两条古道，一条北通朱山、瓯海，南通咸芳、湖屿桥；一条东通西屋、娄山，西通下瑶、候垟，经白山岭进入青田县。这两条古道都

经过石成桥，石成桥为交叉点，可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。据介绍，当地的村民就是依托这条石桥，把生产出来的大量纸张运出去，换来繁荣和富裕。石成桥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造纸作坊群 分布在三十二溪两岸

三十二溪是飞云江金潮港的重要支流，穿流于芳庄乡全境。东元水碓造纸作坊群依次分布在三十二溪的两岸，沿溪水而建造水碓、腌塘、造纸作坊等。这里地势开张，崖险潭深，溪水落差大，水力资源丰富；山林茂密，满山遍地种植水竹，造纸原料充足。两者共同构成了水碓造纸作坊兴盛和发展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水碓造纸作坊群在秀丽的茂林修竹之间，错落有致，古朴自然，与山水浑然一体。

据村民介绍，东元村建于明永乐初，祖先们在此构室、开疆、垦殖、建碓造纸，为尹氏祖先。东元村是湖岭山区造纸历史较早、延续生产时间较长、规模较大的一个山村，从明永乐年间开创水碓造纸作坊，至今约600年。

水碓是利用水力、杠杆和凸轮的原理去加工药物、香料、竹篾纸浆等，这种用水力转化为动力的机械叫水碓。为防止所碓之物及纸衣不受日晒雨淋，东元的水碓都建有水碓房，当地村民还根据水势大小设置一轮两碓的连机碓，当地称双连碓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因销路不畅，部分水碓作坊已停产，现保存完整的仍在生产使用的水碓有6座，由东至西分别是阔坑碓、倒退淋、铜桥底碓等。现溪涧两岸，尤以石成桥至三思桥内，比较集中保存多处纸槽房和腌塘，为村民主要副业。

东元造纸历史悠久，是瑞安传统手工纸的典型代表。水碓造纸作坊群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其造纸工艺被专家称为我国“造纸术的活化石”，并被列入第四批浙江省非遗保护名录。

我们在村内转了一圈，站在高坡，放眼远眺，不难发现东元村的空间布局上呈溪水、古道、古桥、水碓、纸槽、民居、竹木林的分布特点。阔溪一边的山坡上有苍劲的古藤老树、滴翠的新篁，纸槽房在翠绿中若隐若现。另一边台地上古朴的民居在茂密的竹木林中露出一角半檐，几缕炊烟袅袅升起，二三个村民在屋前棚下摆弄着蔬菜瓜果，充满了山村田园诗的韵味。

站在石成桥上，就可听到悦耳动听的水碓春声和溪流水声，溪鸣淙淙，唯吟嘎嘎，声声相和，演奏起一场永远没有清场的天然音乐盛会。

站在溪涧边，可敞怀摄取那沁人心脾的、弥漫在溪谷中的绿草的芬芳、甜润的水气，东元村确是一个好地方。这时那些“风定花犹落，鸟鸣山更幽”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的古人意境，平素处在喧嚣的市井里，一概无法领会，可是一来到这里，就什么都懂了，原来这就是一种意境，一种闲趣，由一片无挂无碍、尘虑尽消的心境所唤起。



意外事件

■施正勋

1970年夏末，北大荒的夜晚已经带有几分凉意，我与大钊、鸿兴好不容易请个假到营部周边看望同乡战友，晚饭后遇到为取女同伴的邮包而来的锦富等人，我们趁着夜色要回到连队去。

北大荒的交通很落后，班车没有固定的行车时间，大家只得在公路边等待路过的汽车。拦了好几辆车，就是不停，有一辆见我们站在路中，勉强刹车，我们还未走到车门，又猛地开走了，几个人颇为焦急。等了好久，终于见远处开来一辆客车，车停下，大家急忙要上车。突然，司机猛踩油门，汽车又往前冲，连车门也没打开，存心是不想带我们。锦富急了，用手猛擂车窗，不料一下子把车窗最后面的三角形玻璃砸碎了。汽车猛刹车，司机下来了，一见是几个年轻小伙子，便说：“谁要上车？上吧。”大钊毫不犹豫就往车里走，我预感到情况不对，来不及阻挡，大钊已经挤进车里面。我们决定：锦富两人不要上去了，我与鸿兴陪同大钊上车，万一发生什么事也好有个照应。刚进车门，锦富把两个邮包也塞进车，司机立即关上车门，一溜烟上路了。为了防止意外，我用家乡话对鸿兴、大钊说：“往车门口走，取下手表放口袋中，以防不测。”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比我预料得更突然。

车开出几分钟，猛一急刹，司机回头叫道：“谁砸碎了玻璃？”口气满含火药味。我急忙对鸿兴说：“快下车，往后面跑。”车门缓缓打开，我与鸿兴用脚踢下邮包，跳下车往后跑，只听大钊在叫：“我的手表被拉走了，人也出不来。”司机怒吼：“谁砸的车？找死呀！”我与鸿兴站在路边，知道遇上了麻烦事。司机又开口：“关门，拉住一个就行。”显然，车门一关，大钊的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俩只好回到车旁。此时几位壮汉下了车，一把揪住我就打，鸿兴也受到攻击。形势被动，我俩只好佯装腰身承受拳脚，还手的后果更可怕。毕竟是散客，下手不是太狠。几分钟后，就拉了我俩上车，一直往前开。

到了74连站，车停下来，司机下车，要我们赔偿玻璃。正在对话，听到身边有上海话传来，回头一看，是几位上海知青。我们马上求救，告之挨打的经过。几位知青围住司机要个说法：“赔偿可以，打了人怎么办？”司机一副无赖姿态：“谁打了？他们拦车、砸车，还有理了？”僵持了好久，夜已深，车上的旅客吵着要走，再纠缠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只得赔了10元钱，下车走人。

从74连到我们连队要走好几公里路。夜深天凉，经过几番折腾人又疲惫不

堪，走了一会儿便有点累。偏偏道路很泥泞，鞋底沾满泥巴，越走越沉重。我们干脆脱了鞋，赤脚行走。

广袤的荒原没有灯光，暗淡的月色照着狭窄的泥路，四周是一片苍茫的草甸子。我们默默地行走，没有什么话好说，不仅仅是疲劳，心里更觉得窝囊，白白挨了一顿揍，还被扔在这前不着村、后不靠站的野地，受这般苦，满肚子的愤怒、委屈。

我们回到连队已经是后半夜了，连洗干净脚也觉得乏力，喝了几口水，相互看着狼狽相：大钊还算好，没挨几下打，我和鸿兴眼角发青，身上隐隐觉得疼。年轻人没有多少忧愁，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连队就有人传闻：昨天几位知青在路上拦车，砸了玻璃，狠狠挨了一顿打。连队的乡亲与战友们，看着我们青紫的眼角，心知肚明：就是这几个倒霉的家伙。可是没人追问，连一贯严肃认真的丁指导员也好像没见到似的，不闻不问。一场意外事件不了了之。

48年了，每当回想北大荒的岁月，总不能忘记那荒唐挨打的一幕。就连赤脚行走在泥泞的路上，也仿佛渲染着一抹青春的诗意色彩。

任何苦难，经历岁月的发酵，终会酿成醇酒。北大荒，我的青春流浪过的地方，一切的辛酸皆随年华流失，留下的，只有依恋与回忆。

支边那些事儿

RUI BAO

无线瑞安APP
扫描下载

新闻

资讯

生活

服务

瑞不可挡

无线瑞安

瑞安日报出品